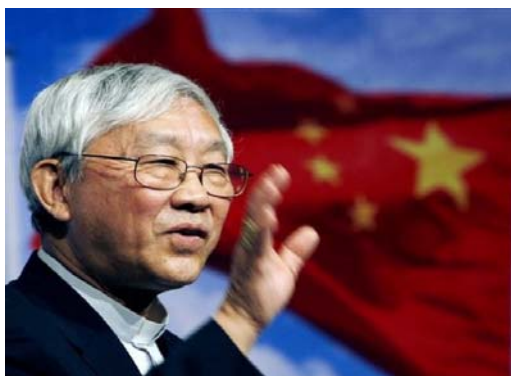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年的希望



許多亞洲國家這幾天正在慶祝農曆新年，今年陽曆二月十四日是農曆年初一（歲次庚寅虎年）。在國內農曆新年稱為春節。這相當於古羅馬節日：「戰無不勝」的太陽的生日，後來由基督徒的耶穌聖誕替代了。

在香港今年的農曆新年帶來多霧多雨的寒冷天氣，但我們知道春天即將來臨。教宗二月十四日，主日，在頌唸三鐘經前，向所有慶祝農曆新年的民族特別致意，祝願他們保持和加強他們的豐富精神遺產和道德價值觀，那是牢牢植根於他們的文化的。因此，雖不乏悲觀的理由，我們唯一正確的生活態度還是希望。教宗在「救世的希望」通諭談到「小」的希望，我們每天都有期待，許多小願望。但他說我們也有極「大」的希望：得救和永恆的幸福。在這裡我倒想談談那我想稱之為「中型的」希望：對我們中國教會的希望。

教宗的信函

教宗給我們親愛的中國教會所寫的那份歷史性的信函已近一千天（確切地說960天），但由教宗播下的種子仍然難於開花結果。這封信給了一個明確的轉變，成長和進步的方向，然而，旅程似乎過於緩慢。

教宗再次闡明了關於教會的天主教教義。她是、而且也必須永遠是，「一個」並「建立於使徒的基礎上」；有其他機構臨駕主教之上而領導教會是不正常的。到目前為止，甚至還沒有清晰的跡象開始了正常化。我們實在應該問一下，在哪裡出了毛病？我不敢以法官自居，但願試圖找出一些缺乏進展的原因。

未能保持平衡

正如我在牧函公佈後立即發表的意見，教宗的信是一項傑作：在明確的原則

和對人的體諒之間尋得了平衡。我也說過，這平衡很容易被破壞，無論傾斜哪一邊都會失去平衡。現在看來，問題出於「明確」不足，「體諒」有餘。

看來政府當局還不以為是時候該改變了，而教會方面也並不想鼓勵我們的兄弟進一步努力忠於真理。

有人說，我在教宗信裡看到了缺乏明確。事實上我以為教宗的信不能再明確，甚至我不明白怎麼有人能誤解它，況且那誤解者還是一位不愧稱為中國教會事項的專家。

「修和」無疑是這牧函的一個主題。我衷心期望各方面能做開自己的心扉，以真誠友愛和兄弟情誼，在「地上」「地下」兩個團體之間，就算諸多局限，促進共同的祈禱，對話並分享牧民經驗和計劃。至於架構上的統一並不一定馬上可能，因為還在黨的控制下。

有人引述教宗的信祇說：「秘密狀態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」。這樣做是斷章取義（導致有些人以為那些決定留在「地下」的信徒不正常），因為原文還說：「當迫切渴望維護自身信仰的完整、不接受國家機構干涉教會切身生活時，牧者和信友們」才選擇留在「地下」（是那不正常的干涉，造成了不正常的「地下」狀態！）。

同樣，也不能說教宗鼓勵大家向政府申請認可，因為教宗正提醒了大家要達到這目的他們也不能「作出有違天主教良知的表態、行為和承諾」。縱使有人過去曾為信仰作了英勇的見證，現在的行動也全出於誠意，他也不該這樣做。尊重一個人並不一定要同意他的一切決定。

信函內一些基本論點雖已清晰，仍被誤解，此外還有一些教宗說他「在信內無意處理的……問題的每一細節」。本人出於手足之情願幫助國內的兄弟們解決這些問題的細節，編寫了「解讀」小冊子；本人祇努力從教宗牧函去了解那些問題，絕不以為自己獨佔真理。

從我近來一些言論有人認為我偏袒護「地下」團體。真天曉得！其實我算得是最先出來為「地上」教會作了證，向整個教會保證在「地上」教會有無數忠正真誠的兄弟。可是在這時刻我實在以為我們該多點鼓勵「地下」的兄弟，又該多點規勸「地上」某些（已被納入普世共融的）兄弟表現出（合乎身份的）明顯行為。本人對所有兄弟都懷有敬佩和體諒之情。

對正常化的期盼

我們可以希望，在新的一年內，我們國家的領導會承認我們公民正常生活出信仰的權利嗎？其實我們不是沒有樂觀的理由：非法祝聖的主教求教宗合法化，被選出的主教候選人求教宗批准，領導們都接受了。為什麼不可以按教宗信中所建議，在坦誠談判後作個總結、定個方案？

至於教會內部，我們教會的子女，這個新年的期望是我們不要為這正常化製造阻礙。讓我們大家努力認識並忠誠教宗的牧函。就算有不同看法也快速解決而不要讓某類傳媒將之誇大。

以祈禱支持希望

前面我說過對新的一年有一些「中型的」希望，其實這些希望也相當大，要使其成為事實大家要作出大犧牲，付出謙遜和勇敢的代價，更要誠心意識我們（信徒和共產黨員）畢竟是同一偉大祖國的兒女！

不過，人的努力並不足夠，我們需要天主行個奇蹟，需要進教之佑聖母瑪利亞能為我們轉求。我們自己國內、國外的教友當然要熱心祈求。在這四旬期內讓我們省察自己的不是之處，把信心放在受苦的救主身上，深信祂復活的功效能使教會蓬勃起來，使我們的祖國達成新的和諧的秩序，以「精神倫理的價值」為基礎，尤其是誠實及尊重人的尊嚴。